

「法」皮埃尔·诺尔著 袁明杨振亚译

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

群众出版社



战 情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巨献】

〔埃爾·諾爾著 袁明楊振亞譯〕

新刊之
谍战系列

LAOSHU XINKAN ZHI DIEZHAN XILIE

情报

战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报战/ (法) 诺尔著; 袁明, 杨振亚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7

(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

ISBN 978-7-5014-5402-0

I. ①情… II. ①诺…②袁…③杨… III. ①纪实文学—法国—现代 IV. ①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3648 号

情报战

[法] 皮埃尔·诺尔 著
袁明 杨振亚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12.125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4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4-5402-0

定 价: 38.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老书新刊出版说明

群众出版社作为公安部所属出版社，新中国成立之前叫群众书店，是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至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近五十部间谍题材的外版书，为读者较全面地了解神秘的间谍内幕和谍战经典战例提供了丰富史料，进而形成了群众出版社的出版特色。这批书出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有些限定在内部发行，购买时要凭相关单位的证明和工作证。至今，仍有很多老公安政法干警记忆犹新，当时，为了购买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许多人在公安部8号楼排队一直排到长安街路边。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图书的名字与群众出版社密不可分，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近年来，随着谍战影视的热

播，人们阅读间谍题材图书的热情逐渐升温，图书市场上间谍题材的小说颇受读者青睐。但同时，也有一批读者渴望读到真实的纪实性谍战类图书。这类书由于多年未加印，市面上很难买得到，就连一些旧书网店都很难淘到。今年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群众出版社通过整理档案资料，首批出版“老书新刊之谍战系列”七部。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自从决定出版之后，经过多方联系著者、译者及原出版者，由于时隔三四十年，始终没有音信，其间我们还求助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最终群众出版社与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签订稿酬转付协议，望相关权利人或知晓线索人士与群众出版社联系。

群众出版社

二〇一五年七月

内容提要

法国著名情报专家和间谍小说家皮埃尔·诺尔用纪实的方法，写下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情报战》和《反间谍战》就是其中的姊妹篇。

《情报战》介绍了法国情报专家拉福雷少校在“二战”中以“房产公司”经理的身份为掩护，组织起了法国的情报网，与盖世太保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本书通过曲折生动的事实描写了那些平凡的人们是怎样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赢得了和平和自由的。在这场战争中，拉福雷的朋友和战友们几乎全部牺牲，作者写此书以表对他们的哀思，并驳斥那些认为在“二战”中小人物起不了大作用的谬论。

本书曾获法国真理文学奖，并被列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重点丛书，还被美国特种战争学校采用作为专业教材。



《情报战》
群众出版社1988年出版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皮埃尔·诺尔是法国著名情报专家和间谍小说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在法军情报局二局工作，原名布鲁雅尔上校。大战期间，他转入地下，在法国抵抗运动的核心情报部门担任要职，亲身参加了惊心动魄的对德情报战和反间谍战，与战友们一道为盟军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战友们在这场严酷的情报战中大都牺牲了。但他们的英雄业绩战后在社会上尚鲜为人知，甚至不时遭到一些人的非难。皮埃尔·诺尔作为情报战的幸存者，认为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战友们流血牺牲所献身的事业，于是奋笔疾书，一连写了《情报战》和《反间谍战》两部纪实文学著作，总名为《我的同志们牺牲了》。由于这两部书真实生动地记载了法国抵抗运动情报网对盟军军事胜利的丰功伟绩，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于1947年获法国真理文学奖，并列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丛书重点书目，还



被美国特种战争学校采用作为专业教材。

《情报战》介绍了法国著名情报专家拉福雷少校化名沃蒂埃，以“房产公司”经理身份作掩护，组织起法国东北部的情报中心，与盖世太保进行了机智、勇敢、顽强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为盟军获取了许多宝贵情报。与此同时，原在法军参谋部任要职的拉加尔德和巴尔丹上校积极与盟军联系，创建了法国军队抵抗组织情报局，利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刺探德军实力、防区兵力部署、作战意图与战略战术等绝密情报。全书用事实说话，又能上升到理论加以总结，且不乏曲折生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兼有认识、参考、研究和文学欣赏的价值。译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5年11月27日

前 言

公众对这部著作第一卷^①所表示的欢迎态度鼓励我现在抖起胆子将我撰写这部著作的初衷和盘托出。其中促使我著书立说的一个因由，也是主要的因由，我原先并不敢理直气壮地直言不讳，尽管我的内心激动不已。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有人使尽浑身

^① 这部著作原名为《我的同志们牺牲了》，分上下两卷，上卷名曰《情报战》，已由群众出版社翻译出版，本书是下卷，《情报战》的续编。——译者注



解数来诋毁和玷污对抵抗运动的回忆。然而，我却自告奋勇来彻底阐明这场斗争在军事上的丰功伟绩，我的战友们几乎都在这场斗争中牺牲了。面对我的任务，我感到自己渺小而又软弱。

有一句话气得我火冒三丈。这就是：“你们那个抵抗运动，它起过什么作用？它使多少正直的人们死于非命。可它有没有使解放的日子提前，哪怕只有一天呀？”

首先，这只不过是那些人——权且叫他们逍遥派吧——不负责任提出来的问题，含沙射影，嘀嘀咕咕，因为在大战五年中，他们锦衣玉食，高枕无忧，战后有必要寻找借口来为自己开脱。这个问题还隐隐约约表现出庸人哲学。他们向我们问罪的时候，叵测用心溢于言表。显而易见，他们希望我们自我否定！

可是，当另外一些人，一些与德寇同流合污的人，感到肃奸^①风势减弱，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他们自以为逃脱了灾难，那种诋毁抵抗运动的论调顿时甚嚣尘上，阴险奸诈的问题旧话重提，冷嘲热讽中多少带有挑衅的味道。旧恨新仇有时咄咄逼人。而我们呢，我们却噤若寒蝉，左右为难，惊慌失措。思前想后，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过了几个月，那厚颜无耻的问题竟成了社交议论、公开辩论、偷偷散发匿名小册子的主要话题。几年了，这些话题挂在人们的嘴上，登堂入室，活跃在一些著作的字里行间。这些著作堂而皇之都冠以著作者和出版商的身份，在大大小小五千家销售网

^① 指 1944 年法国解放时进行的一场肃清法奸的运动。——译者注

点上招摇过市，法国各家书店的橱窗上琳琅满目，比比皆是！

我承认，我和我幸存的战友们事先没有看出这股反抵抗运动与利益相混合的潮流是怎样涌出和泛滥起来的。直到他们嘲笑、辱骂甚至威胁到我们时，我们才渐渐地醒悟过来。这是因为从整体来说，我们是从零开始来重建我们生活的。我们和那些死去的战友当时加入抵抗运动，就像入教那样神圣。

传说解放后，抵抗运动战士们曾贪婪地瓜分“一盘黄油”。有人对我这么说，许久我都未曾介意，听之任之。我总觉得，在一个人类群体内部，当一些人把另一些人赶下台之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人心惶惶在所难免，对眼下发生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出于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出于对盟军胜利的称道而褒新贬旧，支持了新班人马。再说，我所属的抵抗组织，并没有参与瓜分官位，即使有人封官许愿，也不对此寄予厚望。

坦率地说，我觉得，1944年年底，确实看到一些年轻人身居文职或军职高位，但表现的才能有限。那又怎么样？至少，他们大部分人不是靠耍政治手腕或凭一张党票混上去的，即便他们曾是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与其说这种社团是互教会，倒不如说是共同冒险的团体。我和我的战友们，在军队里，所作所为正是从大局利益出发，直到德国被打败为止。

无论是谁，都休想在我的情报网中找到这样一个人，他会得到新政的保护和资助，得以在1945年改换门庭改善一下职业，或者哪怕是在原先的职务上晋升一级，如果他是在行政机关工作



的话。即使我们中间的职业军人确有少数人得以晋升一级，不管是哪级军衔，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老老实实地待在兵营的大院里，未能取得一级的进展。我心中有数，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军衔不是从准尉开始，而是从上校开始，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纯属情面照顾。毫无疑问，要是真的领他们看看一个团的规模，也就是一个上校应带的兵力，而且是在驻地按兵不动的情况下，那他们也会自惭形秽地一走了之。

就这样，我们成天忙于重建生活，被工作和个人忧虑拖累得精疲力竭。一点不假！我们在考虑我们自己，请原谅我们吧！我们比起别人来，已经落后了五年时间，以至于，我们一个个自顾不暇，或者说，我们压根儿无心介入公务生活。

说真的，我恐怕在这篇告读者的序言中喋喋不休地讲“我”这样，“我”那样，“我们”又是如何如何。但这是考虑再三，权衡利弊，完全是为了担负起我自己的责任。

晚上，我们从没有闲暇出门，也没有工夫走亲访友，也找不到空隙看书读报。我忙得不亦乐乎。不久前我曾帮助一位战前的同志出了监狱：“他可是一个好人，一个法国良民。”我想，我登门拜访会使他得到安慰，会使他重新振作起来，投入新的生活中去。于是，我去了。在整个战争期间，出于某种原因，我一直留在法国本土，因此，对伦敦战友的成见，绝不敢一一苟同。我不完全赞同他们对问题的提法、派系和政治上的分野。我始终认为，战后法国在政治上人为地重新组合的过程中，人们都犯有错误；倘若投靠戴高乐将军的爱国者不只是十来个人的话，戴高乐

将军也许会收留他们；但是，相反，在伦敦，所谓欢迎浪子回头的无稽之谈有点太过分了。

总而言之，那些告密者、叛徒和特务，不论他们是对我张牙舞爪，还是对我笑容可掬，都没有使我晕头转向。而对那些受骗上当的好心人，则总是宽大为怀，张开双臂欢迎。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们承认他们错了，或者，干脆不提往事。而对未来，是不乏谅解的余地的。

这就是我对遇到的某些人所说的话，但并没有提上述条件，因为我好与人为善，而且我觉得条件是不言而喻的，我已经知道他们都受到了清洗。我之所以对他们说这番话，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知趣，非逼我说不可。而我，一旦偷闲出来，本就想开开心心地好好生活。我心过于善良，简直就像一只小羊羔，甚至有人扑向我，我还要请人家原谅。以什么名义，崇高的上帝？在和平时期，我顶多是个中校，怎么在非常时期捞了一个上校？我并不稀罕这流星般的晋升！不久前，我不是已经离开了军队吗？还要怎么样？

因此，我坦坦荡荡，自在得很。

此后不久，我又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我坐到酒吧间附近一个沙龙的角落里，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几年来，我难得有开心的时候。就在我身边，我猛然听到那句使我深恶痛绝、抱有怀疑态度的话，寡廉鲜耻、卑鄙下流、劣迹昭著为人所不齿。

“你们的抵抗运动，它使多少正直的人们死于非命，而且……”



说这话的人，是那样直言不讳，毫不拐弯抹角，我请您相信！天地可以作证！一种多么肯定、多么明确、多么响亮的复仇叫嚣！

话是冲着我不的一位战友说的，几年来，他这是第一次忍无可忍与那人争了起来。他不善言辞。我挺身而出干涉。

我扪心自问：“下一个世纪的法国子孙们，在他们时代的法国历史教科书中，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章有关法国《抵抗运动的作用》一节时，会有什么收获呢？”

从现在的情况看发展，也许到时他们只是出于礼貌，对抵抗运动“脱幅”表示一下敬意而已。作为历史学家、学者，或教育家他们将拿出什么东西来证明抵抗运动与那种多少带有自由色彩的我行我素的立场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又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证明抵抗运动与1870年式的义勇军的兴起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又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证明抵抗运动为盟军的胜利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们又能拿出什么办法来劝导人们研究产生抵抗运动的条件和规律以及可能再产生抵抗运动的条件和规律？的确，这些问题多么值得深思！

我心里想，“直到现在，人们并没有为历史学家提供多少像样的第一手材料。艾森豪威尔在关于1944年战役的最后报告中，曾有两次分别用十几二十行文字提到过，但人们还差点以为是外交礼仪中的外交辞令。军史资料室编的几本小册子发行量也太有限了。一些回忆录虽然激情洋溢，但从未提及抵抗运动的成就，也缺乏细节。这样，就无法驳斥敌视的公众舆论。”

当务之急，我想，是要挺身反击这股舆论潮流。这一点，我可以试一试。

我在那一卷卷、一宗宗历史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我们过去开展的并取得胜利的历次战斗的情况，其中有一次战斗，而且是最熟悉的情报战，有关部分的事实、数据、原因、后果和总结尤为珍贵。有根有据，铁证如山，毋庸置疑。我不过从中抽出一定数量的材料，加以评注整理，使之前后贯通。这个角色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得到素昧平生的公众的赞许和鼓励，因此，我可以说我没有白费时间。

皮埃尔·诺尔

目 录

第一章 当家做主的反间谍工作

——1941年至1944年在北非的反间谍战	1
第一节 反间谍的要义	1
第二节 1941年年底北非的反间谍问题	6
第三节 1941年至1942年防范性反间谍任务的实施	12
第四节 1942年反间谍进攻性任务的实施	22
第五节 反间谍与政治	32